

七年之痒



文图 无关

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你在他眼前晃荡，他视而不见；他在你眼前晃荡，你心里骂他犯贱；脾气点火就着，恨不能一拍两散；到后来干脆省点儿力气，懒得生气；夜里失眠多梦，白天恍如做梦；他背朝着你睡，你看着天花板睡；你抱他他抱你，就像左手拉右手；有一天，你发觉你和他有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没做爱了，而此时，你的梦里、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

蓦然惊醒

这应该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晚上，天气不冷也不热，微风掠过淡紫的窗帘吹进来，陈晓荷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出那淡紫色窗帘上的白色蒲公英轻盈无物，飘飘欲飞。陈晓荷这样想着的时候，慢慢从儿子的脖子底下抽出被枕得发麻的手臂，从枕头上轻轻抬起头。她起得很慢，生怕弄出声响，一双胖乎乎的小手轻轻从她的脸颊上滑落，无声地落到枕头上，小手留在脸上的温润很快消失。那双小手没有继续摸索，也没有半睡半醒的声音轻轻地唤她“妈妈、妈妈”。

陈晓荷倚在床上长出一口气，儿子终于睡着了。在他的爸爸魏海东看来，儿子魏天天最大的毛病就是都五岁了睡觉还要妈妈陪，还要摸着妈妈的脸颊睡，简直不像他魏海东的儿子。魏海东对着儿子小小的个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严肃的表情让儿子不知所措，怯怯地把目光转向妈妈露出求助的样子，陈晓荷刚想说些什么，魏海东的话再次响起来，“不要看你妈妈，我看你就是被你妈妈惯坏了，都这么大了，还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找妈妈……”每当这时，陈晓荷都是把自己胸中的怒气忍了又忍，以至于觉得嗓子干干的，像吃饭噎住了一样，她知道，她一开口就会像点燃导火索一样，两口子少不了一顿恶吵。

陈晓荷是一家文化公司的文案策划，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济南，这样的文化公司有很多，但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陈晓荷有大专学历，而且爱好文学，底子很好，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因为之前在家看了几年孩子，与社会脱节太久，现在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算是不错了。而且很多私营企业都有它的残酷性，就是要求每个员工都是多面手，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以便于在业务猛增的时候能突击干活，减少开支。在这种情况下，陈晓荷的年龄和资历就成了她事业发展的障碍，不仅工作压力大，同时还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不堪重负的陈晓荷有时候会感到很窝火，所以看到老公对待孩子的态度就忍不住想说几句，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她倒不是因为怕魏海东，而实在是不愿意当着孩子的面和丈夫争吵，因为她深切地知道父母吵吵闹闹会给孩子的人格带来很坏的影响。

想起这些，陈晓荷立刻摇摇头，仿佛一摇头就

可以摆脱这些苦闷的思绪。她伸出手，慢慢拧开床头柜上的台灯，灯光从暗到亮，房间里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像一张底片慢慢浮出水面。这个房间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床头的大幅婚纱照了，她拖着洁白的婚纱，依偎在魏海东的怀里，他们的眼睛看向同一个方向，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婚纱照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她和魏海东的面孔优点，使他们成为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所以每次陈晓荷看到这幅婚纱照，心情都会好很久，可是今晚陈晓荷看了婚纱照后却没有了从前的好心情，她在松垮的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外套，起身来到书桌的旁边。

晓荷从桌子上把台历拿起来，慢慢翻开台历，没有看让人眼花缭乱的正反面，而是直接翻开了台历的背面。台历的背面是排列整齐的阿拉伯数字，与正面的繁华相比，这里似乎是铅华褪尽的后台，冷落中带着几分寂寥，但是这却是陈晓荷留下这本台历的唯一用意，她可以用这个台历做记事本。这本台历过去的月份几乎每页都是各种圈点点点，有孩子打疫苗的标记，有交水电费、煤气费、煤气的日期。晓荷有一个习惯，凡是做过的事情她总是第一时间记录下来，以便下次很快对上号，现在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好记性还不如烂笔头呢。她今天之所以打开台历，是想把白天交电费的数目记录下来，那个收电费的老大爷眼神不好，经常把电表抄错，张冠李戴，所以她必须把当月的数字记录下来，以便下月核算一下。

做完这些，晓荷似乎完成了一项任务，开始悠闲地一页一页翻看台历，黑色的碳素墨水笔画出了各种图形，有圆形的、方形的，还有三角形的，它们环抱着可爱的阿拉伯数字，在陈晓荷的心里代表不同的意思，这就像密码，只有陈晓荷才可以破译。翻看台历陈晓荷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自从过了三十岁以后，她感觉时间像长了翅膀一样，好像才过完春节没几天，这转眼就到三月底了。晓荷慢悠悠地翻着台历，翻完三页，正想把台历放回原处，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她怎么感觉这本台历上一个红色的标记也没有？她收回放台历的手，急忙又翻了一遍，她翻得有点急促，硬硬的铜版纸发出清晰的哗啦声，更让人心烦意乱，三声响过，晓荷终于证实了这

婚姻的齿轮

是什么原因使她和魏海东的婚姻像磨环的齿轮一样无法吻合呢？魏海东是一家私营软件开发企业的技术副总，说副总是好听一点，其实他的本职工作就是领头干活。他最近负责的项目要参加一次竞标，所以每天要加班到十一点以后才能回来。晓荷知道，即使魏海东回来也会直接到隔壁的房间睡觉，如果不是她刻意地等他，她一般很难见到他。晓荷本来打算记下电费的数目就马上睡觉的，可现在因为无性婚姻的想法在心里挥之不去，一点睡觉的心思也没有了。她越想越烦躁，于是打开卧室的门轻轻踱到了客厅里。屋里很安静，晓荷对着客厅里影影绰绰的物品百思不得其解，魏海东难道真的不需要她了？

晓荷从小生长在农村，从考上大学后才接触到都市环境，她的骨子里十分传统，对于夫妻性事一直是很保守的。她向来认为男人保留着性的主动权，女人完全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所以她和魏海东的性爱模式一直很固定，当魏海东有要求的时候，她就是身体不适也会勉强应付，但她即使有要求，也不会主动示意。婚后的生活是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性生活也是生活，也是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晓荷和魏海东从刚结婚时的生疏笨拙，经过不断地学习和成长逐渐如鱼得水，随着婚龄地慢慢增长，他们私密生活的语言和程序也被慢慢简化，仅仅凭着默契就可以把这男女仪式做得行云流水。可是行云流水的背后就是千篇一律、毫无激情了。自从有了孩子，晓荷每天下班回来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等忙完一切躺上床上的时候，不是腰酸背痛就是筋疲力尽，对这种事情也渐渐不再热衷，对魏海东的暗示也是能推就推，实在于心不忍就勉强应付。但即使这样，他们每个月也会有几次亲密行为，毕竟两个人都还年轻，是性需求最旺盛的时候，可是这种亲密仪式是从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呢？

本台历上确实没有她要找的标记。

那个标记是陈晓荷的秘密，也是她多年的习惯，这个秘密就是每当晓荷和丈夫魏海东享受一次鱼水之欢后她就在台历上用红色的圆珠笔画一个红色的心形标记。以前的台历上每个月都会有几个那种红色的标记，每当看到这样的标记，晓荷就想起魏海东激情澎湃的样子，不由得脸红心跳。可是现在这本台历上一个那样的标记也没有，这说明什么？晓荷拿着台历怔怔地站在那里，手软软地没有力气，台历从手里滑落，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她没有去捡那个台历，甚至厌恶地踢了它一脚，那个台历应声躲到了桌子底下。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晓荷忽然觉得很疲惫，她慢慢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来，面对着窗台上展翅欲飞的蒲公英沮丧欲哭。是的，晓荷不得不承认，她和魏海东已经有接近一百天没有做爱了。

网上说：一对正常的青年夫妻，一年的性生活频率低于六次就算是无性婚姻了。陈晓荷不敢想又不得不想，她今年三十二岁，魏海东也不过才三十五岁，俗话说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可是他们竟然连续一百天没有亲密无间的体验了，按照这样的频率推算，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十足的无性婚姻了。晓荷这样想着的时候，手不由自主地微微出汗，她将两只手交叠在一起使劲搓了一下，手还是湿漉漉的。她忽然烦躁起来，关于无性婚姻的想法不断在脑海中闪现，挥之不去，她烦躁地从凳子上站起来，慢慢在房间里踱步。

匙插进锁眼，门猛然打开他显然被吓了一跳。晓荷站在门口通过房间透出的灯光上上下下把魏海东打量了一遍，谢天谢地，他好好的。但是随着开门，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晓荷本来想像子弹一样投进他的怀抱的心思极速冷却，这种冷却使她仿佛立刻变成冰雕一样动弹不得。魏海东看到晓荷雕塑一样站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说：“哦？晓荷，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哦我一脚。”换完鞋，魏海东斜了斜身子从晓荷的身边挤进来就往沙发边走去，几乎是一头栽进沙发里。晓荷一直站在门口，冷眼看着魏海东一系列的动作，刚才的冷却仿佛带走了所有的热情，她皱着眉头问：“你喝酒了？”

魏海东正在沙发上忙着拉外套的拉链，头也没抬说：“喝了一点，最近赶项目太累了，带着同事一起出去放松了一下。”他说话时工夫已经把外套脱了下来，随手放在旁边的沙发上，接着对晓荷说，“老婆，给我倒杯水，我渴了。”晓荷站在门边一动不动，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盯着魏海东继续问：“你的手机呢？为什么关机？”魏海东欠起身从外套兜里掏出手机看了看，说：“哦，手机没电了，我忘了充，自动关机了。”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到处找充电器，一点也没有留意到晓荷的异样。

晓荷看着魏海东若无其事的样子，想着她一晚上的期待、焦急、担心，她急得要撞墙的时候她竟然一直在悠闲地喝酒，这样的委屈很快快为一团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随即化为狂风暴雨从晓荷的嘴里蹿了出来，“魏海东，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喝酒喝到这么晚回来，连个电话也不打，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魏海东手里拿着充电器正在找电源插座，猛地听到晓荷的控诉，诧异地转过身看着暴怒的晓荷，他看到她因为愤怒而铁青的脸色，下巴微微上扬，眼神咄咄逼人，有得不到结果誓不罢休的架势，他想起工作一天的疲惫，赶紧息事宁人地说：“好了，老婆，手机就是没电了嘛，下次一定要注意。”晓荷看着魏海东敷衍的样子更是生气，一晚上等待的怒火继续发泄，“下次注意？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就是宾馆这个点都关门了，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少女的诱惑

魏海东紧紧握着车把，虽然他目视前方，但脑子里时时关注着身后的动静，可让人奇怪的是公司的林菲这次在后座上格外安静，安静得让魏海东时常想往身后看看她是不是还在后座上。女孩的心海底针，他不明白刚才笑得眉飞色舞的女孩这会怎么这么安静了？“林菲。”魏海东小心地叫她，怕她在后座上睡着了。“嗯。”林菲声音低沉，但柔柔的，梦呓一般。“你是不是喝多了不舒服？”魏海东轻声问，这样的月色让人说话都不忍大声，生怕惊扰了什么。“没有，我在想，这样的夜晚真美。”林菲低声说着，手试探着慢慢环住魏海东的腰，身子慢慢靠在魏海东的背上。

魏海东感觉柔软的身子慢慢靠近他的后背，浑身立刻像电击一样一阵热流流遍全身，下身像迅速滑落的降落伞一样缓缓撑开，胀得难受，林菲的手紧紧环住他的腰，简直像是卡住他的脖子一样让他呼吸困难，他想立刻跳下车，把后背上柔软的身子压在身下，揉进自己的身体里。魏海东一边大口呼吸一边慌乱地放慢车速，手使劲抓住车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浑身还是像火烧一样无法自拔，他知道自己是压抑太久了，前段时间因为超负荷的工作以及和晓荷的冷战，魏海东一直对性生活没有太多渴望，可是最近随着工作强度慢慢减轻，身体慢慢恢复过来之后，他对性的渴望开始变得空前高涨。已经多久没有好好做一次爱了？魏海东眯起眼睛仔细地想，从过年以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一次彻底地释放了，他对于那种欲仙欲死的感受几乎已经完全陌生了。

魏海东最近每当夜里想起晓荷柔滑的肌肤，就有着莫名地躁动，他几次想半夜冲到晓荷的房间，可是想起晓荷冷冰冰的脸色他就忍了下来，要是晓荷在床上拒绝他，他可真是无地自容了。欲望在清醒的时候可以理智来控制，在沉睡的夜晚就无法控制了，魏海东几次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内裤里湿漉漉的，他梦遗了。梦遗，这个与已婚男人相去甚远的名词多年后出现在魏海东的脑海，让他在无奈的同时感到十分苦涩，他在上班前匆忙换下内裤的时候在心里默默感叹：这样的婚姻真他妈没劲。现在，面对林菲年轻柔软的身体，魏海东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其实他一直知道林菲的心思，但是今天为什么还要答应和她一起吃饭呢？是自己对晓荷的冷漠有意地抗议？还是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从心里喜欢这个女孩？

林菲今夜安静得出奇，魏海东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纳闷的时候发觉后背一片湿热，同时感到林菲的身子轻轻战栗着，他猛地踩住刹车，林菲出于惯性更紧紧地贴上了他的身子，他顾不上心猿意马，用脚撑着摩托车急切地看着身后问：“林菲，你怎么了？”“魏总，没事。”林菲听到魏海东的问话，急忙松环抱魏海东的手，轻描淡写地回答，但是却掩饰不了声音里的抽噎。魏海东使劲转过身看着林菲说：“不会吧？没事你怎么哭了，是不是不舒服？”林菲听到魏海东关切地问候，更加抑制不住抽泣，这样的抽泣让她无法开口说话，她只好很快地跨下车，站在路边背对着魏海东，魏海东只看到她肩膀一抖一抖的。

男人最看不得女孩子哭泣，魏海东也不例外，他急忙跳下摩托车，跟在林菲后面说：“林菲你到底怎么了？”魏海东看着在他面前颤抖的女孩，心中涌起深深感动地同时还有一种惊喜，这种惊喜来自男人的骄傲，即使晓荷最近一直看不顺眼，他还能被一个女孩，尤其是一个出色的女孩爱得那么深，说明他还是很有魅力的。魏海东这样想着的时候，手已经下意识地搂紧了林菲，林菲在他的鼓励下哭得更加痛快，她的眼泪很快就打湿了他前襟的衣服，这样的哭泣慢慢把魏海东感染了，他眼睛湿润，下巴不由自主地靠近了林菲的耳朵慢慢摩挲着。林菲在这样的亲昵中停止了哭泣，当她反应过来魏海东在回应她的时候，她慢慢转过头，她的唇慢慢靠近他的唇，她感觉到魏海东有几秒钟的迟疑，但是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的唇往前一点正好碰到他的唇，如干柴烈火瞬间被点燃，他们在火光里融化了。不知是谁更主动一点，谁更被动一点，抑或两个人不约而同，总之两个人的嘴唇缠绵在一起，唇齿相依。

林菲的嘴唇饱满而柔软，吻上去像是带露的花朵，带着一丝清香、一种甘甜，让魏海东不由自主被吸引，他深深地吻着，所有的意志慢慢淡去，他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这个吻像个巨大的漩涡一样让他无法自拔。林菲的舌在魏海东的嘴里像只惊慌的小鹿，一会儿任他摆布，一会儿东躲西藏，这更引得他血脉贲张，呼吸急促，仿佛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这样的吻里慢慢张开，表达着欲望。魏海东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样一个毫无预知的吻中产生这么强烈的冲动，他和晓荷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深深地吻过了。想到晓荷，魏海东浑身的血液像遇到冷空气一般猛地冷却下来，他猛地停住动作，看到怀里的林菲闭着眼睛，脸上浮上两朵娇羞的红晕，他忍不住自责起来：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能任凭自己的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怎么回家面对晓荷？再说自己作为有妇之夫，做出这样的动作又怎么能够面对林菲？

魏海东想到这里急忙推开林菲，拍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林菲，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糊涂了。”林菲睁开迷离的眼睛看到魏海东的样子，一丝落寞顿时浮上她的脸庞，眼泪再次涌出眼眶，她急忙转过身背对着魏海东。魏海东看着林菲娇弱的背影，语无伦次地说：“林菲，对不起，我刚才太冲动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但我是有家庭的人，这样对你不公平。”林菲没有回头，她声音低沉但是语气坚定地说：“不，魏总，爱是没有公平或者不公平之说的，爱一个人就是希望看到他开心，可是我看你一直都不开心，我爱你，我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魏海东听着林菲坚定的话语，看着她倔犟挺立的身影，心里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女孩竟然如此用心，他一点一滴不快乐她都看在眼里，自己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样一个女孩的青睐？

节选自《七年之痒》
高克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